

（五）掉入疑網中

當我從台灣回來不久後，大法王師父開始常常來駐地了。

大法王師父來駐地的時候，要不就是作韻雕或畫畫，要不就是開示錄音，大法王師父隨時要說法的，大部分講的法，基本上都是講心行，如何修心、如何修行。大法王師父很會講法，會講佛教裡的任何法義和修持，包括傳承等，但大法王師父只有佛教，卻沒有具體的佛教派別，無論是小乘、大乘、禪宗、淨土、密宗等等，所有的宗派，大法王師父都是平等的，沒有分別，大法王對我們說：「各宗各派都有好處，都好，用在不同人的身上，符合不同的因緣，生不同的作用。」可是大法王師父究竟是哪個派？什麼傳承啊？令我百思不解。

那時我們幾乎每天可以見到大法王師父在為大學創作作品，

我們隨時都跟著大法王師父近距離講話，請教法義，更深入地見到大法王的點點滴滴，大法王所表現出來的生活細節，非常地普通，完全與常人一般，沒有兩樣，待人接物，也看不出來有任何特殊之處，就是一個善良的人而已。

後來大法王師父開始創作韻雕了，為了韻雕作品的誕生，大法王師父每天都用鋼刀、挖刀、雕刀、鑽刀、鈎刀工作，還用各種鐵器等等，大小不一，非常地勞累，尤其大法王師父經常在豔陽下勞動，揮汗如雨，而且搞得全身髒得一塌糊塗，經常連頭髮上都是漆、膠、顏色，但是大法王師父根本就毫不在乎，說真的，如果像這樣子走在街頭上，肯定被當成了最髒的流浪漢。

大法王師父早上天還沒有亮的時候，很早就起來為大學畫畫，工作是沒有時間性的，但一般下午就開始作韻雕的工作，幾乎從下午就開始工作到晚上十二點鐘，常常晚上才吃午餐，有時甚至

工作到凌晨一、兩點，往往一站就是八、九個小時、十幾個小時，就連我們隨侍在側送茶水的弟子們，也大呼受不了，腳就像是要斷掉了，想當然爾，直接勞動的大法王師父就更辛苦了。

大法王師父常常邊工作還邊跟我們講龍門陣，但是當工作時間一久，連大法王師父也站不住了，常常踉踉蹌蹌地走，累得來氣喘噓噓，說話都困難，我有點納悶，大法王師父怎麼表現的跟凡人一樣，如此的普通，尤其是我們普通比丘尼都能提起一桶水，而大法王師父就是提大半桶水都提拿不起來，這實在很離譜，難道大法王師父失去功力了嗎？儘管大法王師父看起來沒有什麼道行，就是常人的言語和行為，但道德、智慧確實清純得很！正因為如此，我們已經拜師了，還得尊師重道，畢竟這是基本人倫道德。看了大法王師父的凡夫狀況，我心想難道大法王真的沒有佛法嗎？但是想不通的是，無論國際上來的什麼法王、尊者，對大

法王師父都是五體投地，所求教任何問題，大法王師父都如願答覆，十分圓滿，百問百答，可以說是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可敵，如果大法王真的沒有佛法，為什麼佛法經教講得那麼精準，實在是一個解不開的謎！

大法王師父經常對我們說：「弟子們，其實我跟你們是一樣的，沒有比你們高，我很慚愧，是個非常普通的人，你們的心裡一定要有底，你們跟我學不到什麼，護法們也看不起我這個慚愧行人。」雖然大法王師父表現的跟常人無異，但奇怪的是，佛法講得淋漓盡致，往往開示後，令我們當場茅塞頓開，受益匪淺，而且無論你提什麼問題，任何經藏法理，乃至非經藏的任何疑難問題，大法王師父想都不想，當下就能圓滿回答，從來沒有遇上回答不了的問題。這種提問的公案，在大法王的法音中，隨處都還聽得到，在過去的法音裡，聽大法王宣佈說：「你們提什麼問

題我回答不了，我就滾下法台。」十幾年前的法音帶中，就有這幾句話：「但是只給你們五年的時間，超過五年，我就再不會這樣對待你們了！」參加聽聞大法王講法的人都是這麼說，而且這些法音事實還記載在那裡，還不止一盤法音說到這種事呢！

有一天，大法王師父要我打個電話給某位師兄，但我這個土包子，哪裡懂得到什麼電話禮節，因此大法王師父認為我不懂禮貌，大發雷霆，還把我的電話給摔了。

當時，我被大法王師父這突如其來的動作也嚇呆了，在駐地裡，這是第一次見到大法王師父如此生氣，大法王批評了我之後，就到佛堂去了。我轉身回到寮房，淚如雨下，心裡想還是回到我的寺廟竹雲寺當我的住持算了，見了了慧師姐就隨口說：「我怎麼覺得自己好委屈啊！」這句話才剛脫口，不到五、六秒鐘，大法王師父已經派人來喊我了，我擦了擦眼淚，趕緊跑到大法王師

父跟前，沒想到大法王一開口就說：「你覺得你委屈就不要跟我學了，我早就跟你說了，我不是聖者，在我這裡你也學不到你想要的東西，趕快去找高僧吧！回去竹雲寺當住持才好呢！時間還不晚，你很尊敬我，我不願意誤了你，否則我太對不起你！我今天告訴你，我是一個普通人，你跟著我沒有佛法可學，我沒有東西可以教你的，你早一點離開，也許會遇上真正的大菩薩！」

聽了這話，我心裡非常難過，但是大法王師父怎麼會知道？大法王師父所在的佛堂與我們的寮房隔得相當遠，大法王師父怎麼會知道我的心念？關鍵是沒有語言的心念怎麼知道哦？那我平常把大法王都當凡夫想，大法王肯定一清二楚，這電話事件肯定也是為了教育我所做的示現，是故意的，我上了大法王師父考驗的當。

頓時我啞口無言，毛骨悚然，哎呀，我真是愚昧、真是造罪

啊！當場我難過地說不出話來，大法王師父見我不發一言地傻在一邊，慈悲地說：「實在不願意離開，那就留下吧！」我趕緊頂禮懺悔，但是愚癡的我並沒有注意到，在我的意識中，我的不淨心念並沒有從此徹底改正。

雖然當下我感到自己心念的不淨，可是我的習氣並沒有因此徹底斷除，依舊反反覆覆、時好時壞地看待如此偉大的大聖法王師父而還不自知，甚至昏到了把師兄弟姐妹相互的鬥爭，也算在大法王師父的身上。

在我們僧團生活，僧尼們相處之間，可以說是一言難盡，並不是說出家人都是忍辱修行、都會有修養的，完全不是這樣，各人有各人的習氣，特別是有兩位師姐的性格比較粗暴，就像釘子對榔頭，隨時吵嘴鬧架，怨恨很深，相互不讓，大法王師父隨時苦口婆心，教育大家，以大慈悲的心行來開示大家，還錄了法音

讓大家隨時聽，但是照常沒有用。

這件事對我的打擊不小，從心底裡生起了對大法王師父的不淨之業，我總是認為大法王師父教的不是解脫眾生的佛法，如果是解脫眾生的佛法，怎麼會師姐妹之間相互不讓呢？整天對如仇敵，這是修行嗎？我心裡想為什麼不全部換成上乘的、道德水準高的弟子呢？就像丹瑪翟芒尊者、開初仁波切、洛本仁波切、款居士等等這批水準高的，反而留下這些層次低的，我左想右想也想不通，因此這也造成了我想離開的原因，再加上跟著大法王師父這麼久了，根本就沒有學到大法，我都很懷疑這樣下去怎麼成就呢？這一生就這樣完蛋了嗎？